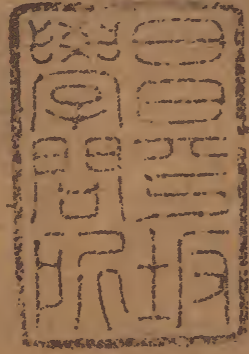


文翰大成

百三十一之二



議 解

自漢至明

自漢至明

漢書門	三七四	一四一	五三	一〇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三七四	一四一	五三	一〇〇
類	號	冊	架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41
冊數	100 (82)
函號	362 6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一議目錄

淺草文庫

管子雲一篇 侯應 一篇 蕭長倩一篇

唐

魏元成 一篇 顏籬 一篇 孔穎達 一篇 高達夫 一篇

崔祐甫 一篇 崔融 一篇 柳子厚 二篇 韓退之 三篇

獨狐至之 一篇 高參 一篇 權載之 三篇 劉秩 一篇

宋

蘇子瞻 一篇 曾子固 一篇 張文潛 一篇

蘇子瞻 一篇 曾子固 一篇 張文潛 一篇 蘇子瞻 一篇 曾子固 一篇 張文潛 一篇

蘇子瞻 一篇 曾子固 一篇 張文潛 一篇 蘇子瞻 一篇 曾子固 一篇 張文潛 一篇

蘇子瞻 一篇 曾子固 一篇 張文潛 一篇 蘇子瞻 一篇 曾子固 一篇 張文潛 一篇

國朝

楊士奇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一議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一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議類

漢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子雲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屬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

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
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
讓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
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
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
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侯起亭隧築外城設屯
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
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
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
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

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
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法之誅愚民猶尚犯禁
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
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
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
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棄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
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輩犯法如其窘迫亡走北
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上垣也或因

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成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尤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入粟贖罪議

蕭惠精

名望之左馮
尚書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之別。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唐

象古建侯未可議

魏元成

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同將大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邵陵之師。諸呂稱難。朱虛奮北。

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
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圖圍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
共樂之談百不一存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
霑夏雨一朝棄之爲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
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
不安粗修則事在永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
賦則官府困窮厚歛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
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爲國邑京師
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
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
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
貴在相持或未可理資於通變敢進御堯之議惟明主擇焉
謹議

明堂議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
異或同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
下方復廟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漢塗膺錄未遑斯理
典午幸與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牙
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
而不改雖殿配有所祭享不貴求之典則道實采弘夫孝因
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
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
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
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又

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
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
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
几筵尺寸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
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
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采
經始成之不日

嫂叔舅服議 顏籀名師古秘書監

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
終追遠敦風勵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
承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達之遺指所議兩條實為舛駁特
錄緣序卑卑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玄覽

獨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况
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皆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
絕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閭縞素已獨晏然玄黃莫比靜言致
理殊匪弘通無益闕防是開瀚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在昔
子思宣尼之胄為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
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
尊姨既小功舅乃總服曲生異義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
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請為昆
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姨服
則親疏中節名數有倫惟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如
舅姑為婦其服太輕家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
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焉慈惠猶

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翻其減降。又是厚薄並衷義理相刑以類而言。未為允協。今請家婦舂粟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謹議。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夫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禮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興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庶惟藁雜。器上陶匏。用重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交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禮。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達夫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頭而不扶。禍

則先唱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剝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爲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割剔異端。乃爲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質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而務其爲鬼。苟斯鬼足尚。則漢祚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故朱弟兄。可祠於朔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沉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無食。我黍其序。鼠負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此鼠有害。

亦何愛而曲全之。貓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馮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洽平，天符存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微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臣忝樞近職，司聰明，不揆狂愚，輒獻公議，謹議。

斷屠議

崔融

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材祭獸獮，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鑿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輻輳，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若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

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割為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惣絕。但益恐赫唯長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人之小心，而考古會今，非國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之言，伏惟聖主詳擇，謹議。

晉文公守原議

柳子厚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鞮以界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媠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

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䟽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相之業以冀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相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

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為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

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宵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諷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之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受死義也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

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禘禘議

韓退之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幸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禘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

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裕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為不
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
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
百代不毀。裕則陳於太廟。而鄉食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
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
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裕乎。三
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
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
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鄉食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
附於興聖廟。而不禘裕。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
惟人祖。其於廟。亦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發
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
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
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
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裕也。合食
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傳采
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
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
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豈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
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裕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
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

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范蠡招大夫文種議

范蠡既辭越到齊乃移書文種亦令亡去以逃其長頸之難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劍之詔悲夫爲人謀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夫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備三才之道未有不顯然而自知矣勾踐奮鳥棲之勢申鼠竄之息竟能焚姑蘇虜夫差方行淮泗之士以受東諸侯之盟者范蠡文種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閉雷霆截風雲截斷三江北開四方萬提霸王之器大弘夏禹之列使天下徘徊知越有人矣柰何反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行之於身又移之於人人臣之節合如是耶且臣之於君其道在於全大義弘休烈生死之際又何足道哉况君者天也天可逃乎君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吳之後還越之日汎輕身遊五湖者豈惟范子乎靜而言之則知范子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猶投勾踐之劍也勾踐何過哉予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其在於此也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

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緦者緦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緦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吊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鬻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

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吊服猶古之弔服也

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至之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弄鼓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獨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色而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奔去也奕也變身寇讎以死誰對其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丐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悝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勦力挽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

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偽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爲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托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岳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而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真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劫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縮之徒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於上王者之澤寢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酷吏傳議

權載之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
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
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
誠世爾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為中郎將
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
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自為應
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
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
君命卿出總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
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
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
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在代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
於此缺矣以夫推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
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沉潛
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
死不在道以落官無處父之革異申張之欲所至之邦必以
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害怒而中抑者歟剛似酷弱以仁在
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非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
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
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
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
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

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諛謗獲罪
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
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
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
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
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疑
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
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
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
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若樂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
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枕骨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
臺斯養各幸君之亂而邀侯印綬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
侈之源棄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々蕩而不
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
之效歟

昭陵議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蕪摧毀略盡
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
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
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
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即守尚書司勳
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
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

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君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爲異况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易饗獻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饗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藪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力勞逸爲細若於事爲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爲遠近耶臣愚以爲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錢刀爲下幣夫三弊擢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

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大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多。多則輕輕，重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

故於富室，宜學乘之，而益恣重錢之用。

疾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多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下執察之。

宋

乞校正奏議

蘇子瞻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
 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
 顧臨等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負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
 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
 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
 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
 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
 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
 以通天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
 之。以忠厚為德。宗以猜疑為心。而贄諫之。以推誠為德。宗好用兵。
 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
 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
 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
 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
 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
 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
 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君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
 可觀。皆足為治道。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
 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
 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
 坐隅。如見贄面。及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

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救災議

曾子固

河北地震。水災。殲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
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
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
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
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
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
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
災之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
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

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工不復得。利其器。
用。問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
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徒。養之而已。非深思遠
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
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
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又行之。則被水之
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
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
以二萬戶計之。中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
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通。則為施不均。而民猶
有無告者也。食之通。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
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

有真為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且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累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慮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耳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糶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捍遊徼之吏疆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賞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然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所謂深思遠慮為百

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
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取之
於後足以振其艱之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嘗費者錢五
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
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若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
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
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
暴露之患。民安食足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
暇乎他。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
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火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
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
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則必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賦取
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
戴土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置
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
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天下。
意悅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
內安輯。里無讙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刑之內
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
於有一抱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
不足以辨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
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薄而上獨能保其富者。
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

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
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損瘠者以是故也今
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凡以為民也雖倉無
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
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
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
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
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率增
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
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
餅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餅香藥之類為錢鉅萬貫
而其費已輕茶餅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
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餅香藥之類為錢數
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
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
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楚議

張文潛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者何也曰殺人
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
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
力人事也此理之必至又何恠焉

立政議

郝伯常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

於人。今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已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群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厭。食而飲。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滌指垂涎。放飯流歎。始則枵然。終則哆然。既歛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矣。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群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

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
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
二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
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
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
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
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
下不至於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
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
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其數君者猶能樹立功成治定
偷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數君倫
每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甘為慵懦者可為
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
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遠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
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
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躪國勢大張兵
力崛起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
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於是
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
廢則人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
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
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
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懼伏當太

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功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懣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顛顛。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萬

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滌。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按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為正統。是以為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都故老

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為
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
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
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為治而為豪傑
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為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
之器不為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
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
新政去舊汚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歛江
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顛顛莫不思
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
引比飲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姿據有
下之也徒有為之勢而未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隆
曰如彼雨雪先集維叢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
辨之於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鏘剛
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
其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
於早而拒之皆隨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
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
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公
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磽
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
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縮
結皇綱凜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

以為難而不為。母以為易而不足為。投幾絜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母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納。貫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道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姦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三本書議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于時也。願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拔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陛下。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祿。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臣言

萬一有補於時。實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聖朝。寔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文物。燦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咸謂天

命陛下啓太平之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豐之權。新唐虞無為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章，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謂詩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為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寔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權綱，則藩鎮之禍銷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法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

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
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
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
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
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
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
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
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
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
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二
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為治。頃年以
來。建官分職。綱理最務。可謂精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
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叙流品。編齊戶
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
實倉廩。省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修軍政。嚴武
備。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
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昇貴沉寃。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
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
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
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
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
國。知無不為。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且皇天以億兆
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
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

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効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德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殺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謀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江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宋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晏同叔

臣准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協風靈雨，散為膏壤之滋，共蒂并

柯布在密青之圖畫品難形於卓異瑞圖不盡於芳妍乃詔
儒臣各摛華藻匪太平之特盛豈榮遇之及茲昔者屢舜膺
期有臯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美歎助於謨猷
不專工於辭翰迨于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
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永平
神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禘德宗考第於三等
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
於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其誠而靡宣局聲律者艷其
言而罕實不足以上裨睿覽下達民情效明良起喜之音續
雅頌清微之範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賢罔叶精
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庸濫實玷息華興寤以思颺惶無極其
兩制并詩講學七龍圖閣詩制自章得象已下十三人三館
烈章章然者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
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
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
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數百年
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
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
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
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術固有筌罾罟釣
之不同期於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
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
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
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

賞進不肖則受罰一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廕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勳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不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為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為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為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敝，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為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為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為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既景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為心，而魏徵之倫，耻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

以此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邪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祁寒則之以表其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派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者。施乎堅冰坵地之冬將見嚴酷殫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寔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興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聞大體加以性識愚蒙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何忠肅公謚議

虞伯生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以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數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夕君子正

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為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假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躰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莊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駁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交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竒焉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求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

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

柳道傳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出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粹精數為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登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燾為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刑之雅奧。詔令之深淳。固已挾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鑲金刻石。招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戶誦已千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嫌焉。謹按謚法博聞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之曰文。

改月數議

張敷言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間。

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間於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廼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二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五月癸未。其傳廼書在三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合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為寅月起數哉。因是以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衣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子之一月。便可析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

不復曰正歲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為正者矣。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鬯，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相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為如何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况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曰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請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廼獻公之世，是篡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與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故毀冠冕，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為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蕭真敏公謚議

劉時中

名致河東人翰林待制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蛇塵埃之中，翔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異以勵俗與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多費，干亡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輿。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

仙薦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於上徽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墮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斬出而即歸不既真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

國朝

吳文正公從祀議

楊士奇

臣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敬慎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得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孫載之書有易春秋禮記纂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

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
衡遭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
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
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
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頽
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哉

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
采錄以惠學者蓋澄開學之功未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
諸賢自荀況下至范竈語其享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
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懷斯文之公議昭
國家之盛典謹議

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
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
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貨賂公
行權要請托之害一使息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
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設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
者既已變而為進士矣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矣其餘皆
朴魯不能化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
進士日夜治經傳附之以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
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
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
俊良黜庸回摠攬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

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
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
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為笑。
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說自子
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我今士大夫
至以弗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佛書也。讀其文
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
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
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
世磨銖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然。而竊取其
以欺世者。我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
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賈
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贓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充。又別立
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權茶轉運使其於任
所靡有不為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
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取受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
千一百一十九定。金二十五定。銀一百六十八定。茶引一萬
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一十五疋。玉器七件。其餘雜物件
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
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
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厭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
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
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見代。亦恐取笑於將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往之負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不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校量工拙脫致墮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二三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為群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燕。蘇平之於楚。廉頗之為趙。將子胥之為吳。臣漢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歎容而長嘆。

大論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二解目錄

漢

揚子雲

一

唐

韓退之

二篇

李遐叔

一篇

韓昂

一篇

盛均

二篇

韋籌

一篇

沈顏

一篇

朱閱

一篇

李甘

一篇

宋

王介甫

二篇

孫何

一篇

元

吳立夫

一篇

朱伯賢

一篇

國朝

劉基

一篇宋濂

二篇貝瓊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二解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一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

厚校正

解類

漢

解嘲

揚子雲

客嘲揚子曰。吾聞止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脩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

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
郎擢總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
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亦吾之換也
往者周網解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
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
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毀環以道是故鄒衍以頡頏
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令大漢左東海右渠搜
前番禹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製以鎖鈇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々自以為禮高人人自以為
答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口童子羞比晏嬰與
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失
天下已定金車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徒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
世不易林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
也甫刑靡散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
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林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
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
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矣夫蕭規曹隨侯畫策陳平出奇功
若泰山響若砥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後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
生收功於童臺西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
跡於奇連司馬長卿竊賞於卓氏東方朔割髮於細君僕誠
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獲麟解

韓退之

麟之為靈昭々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々，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々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

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佞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重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榑櫨榑侏儒椳闈石楔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於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論以興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需者吐辭為經率身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

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備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後從安坐而食踵長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亾計班資之崇痺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國之興亡解

李遐升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死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苟而無恥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為用法則富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

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溼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
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
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開
束闌氣沮志衰。志亦後化。倖於生者。炎之而四合。死於正者。
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鵂害翼。大呀毒喙。則蛇
鳩虎狼之伎。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鳥。雖
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孰反是。而
理則王道易之也。

廣陵散解

妙哉。嵇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秋
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商金聲也。所
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臣奪君
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
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
荆王。惠母立。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
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并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
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焉。廣陵
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
其哀憤躁感。憐痛迫脇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
并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貽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
鬼也。

命解

李習之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
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

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隨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由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才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德衰。周道祖。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節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人旱解

涿難。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謀之。昔歲嘗然。農刺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早有三日。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塞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飢。

曷為國旱君道熾炎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厲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黷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桴適海羣羊望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十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文之章解

韋籌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在童諛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書如君偃性其祖者也參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偃者也此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畢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燧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之文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之文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象刑解

沈頴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

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撻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溥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刑之。答之扑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髻之為勝。但見衆而為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刑之。答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或之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答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蓋答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法也。虞舜深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恥也。皆以為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溥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

工器解

程曼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已。

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

朱闕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有羨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有羨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而歸者。倭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非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仁惠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顯忻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子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子偶不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子於是則公亦知子者也。何必識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伊尹與夏桀不相識。比干與殷紂不相識。果相知哉。今

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子宜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予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讐言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讐言且憚其財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善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紆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馮葉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為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盜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

宋

卦名解

王介甫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為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為蒙者也故為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為蹇彖曰見險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為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為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為小畜以小而

畜大兼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為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為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為小過。小過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德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土，故為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為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以仁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為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為蠱。少女少男，亦下女上為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為臨。陰遇陽，故為姤。陽終決陰，故為夬。柔履剛，故為履。履者，履也。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為豫。上下交故為泰。小交故為否。以剛中為主，而下順後，故為比。順而止，故為謙。動而悅，故為隨。大者在上，故為觀。大者壯，故為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為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為賁。柔變剛為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莫不應，故為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為明。明入地中，故為明夷。明夷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為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為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

而上水故為井。以木巽火故為鼎。鼎明以動故為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嗑。噬則合矣。故為噬嗑。噬者有間而通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為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為中孚。無妄。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無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為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為離。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為物。陷者也。火之為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反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為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一卦也。故為革。不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為師。上剛下險。而健。故為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為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頤。故為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為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為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為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為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為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為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為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為艮。內柔伏。故為巽。外柔見。故為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辭。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復彖言解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而為之施刑，獲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男方興，相為敵讐，蓋讐之所以與，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讐，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之法也。凡所以口復讐者，以天下之士矣。不使聽其怒人之罪，以正其身，而使為人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耻，居之終身，為益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乎。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
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觀之碑
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
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
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議祖考稱述器用因其
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
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鍾不可
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
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
乎正若止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
今人為之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眾不知其非也蔡
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為黃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
為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楹楹者曰豐碑斷
大木為之相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楹謂之柏喪大記曰君葬
四縛二碑大夫葬二縛二碑又曰凡封用縛去碑釋者曰碑
相楹也樹之於楹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輶輻輳棺而下之
用縛去碑者紼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
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着中庭碑也或曰以
紼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
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
謂碑者不矣祭饗聘之祭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後石者將
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
趺洎文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
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對泰山刻

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
後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猶碣。洎嚴陵墓表。僅俗目為夫
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
者。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
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
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
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
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天
抵皆約班蔡而為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
迨李翱為高懸女碑。羅隱為三井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
銘皆泯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碑。考其實。又未嘗勒之
於石。是直以繞紉懸牲之具。而名其文。孰甚焉。復古之事。
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之由。今之人為文。揄揚前格。謂之
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
政事。謂之議可也。禱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歌
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為也。設若依違時
尚。不欲全拂乎。諛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
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
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况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
乎。何始寓家於頌。以涉道猶。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
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赴居即張公觀。公曰。此無
足異也。蓋漢竇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
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石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
大噱。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務。揮其說。以貽同志。自念資望

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為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著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光。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二而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校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枚碑矣。

元

儉解

吳立夫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上惟德衣。綢綿絲布。圓綾紗絹。絹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國。有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貳。而從容有常。然而齊

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畜。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資。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為財賦貢輸之淵藪。猶未能隸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若晝夜馳驅。民人困死。不能供億。

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
兩無其實。又何獨異乎國初之時哉。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
孝武承之。而益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
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遊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
事之臣。疲民蠹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
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邊境無矢鏃
之警。宮庭無舟楫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講封禪而虛務
般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
一皆日增月羨。絲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
氈罽。青齊之絲纊。江淮之粳稻。又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
夫何大家亡資。中戶破產。小民罄乏。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
下。終未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
當是之時。上欲常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
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為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
於天下。孰禁之哉。譚大夫之詩曰。西人之子。粲々衣服。舟人
之子。熊羆是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形於上。抒抽其空。日困於
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敷天下之俗。且曰。吾
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豈聖人君子
之所得為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
其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
於抑橫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
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
民不徒於知禁者。蓋亦反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
父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請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

父老無徭役閭丘生獨不拜。宣王恠之問丘生曰。臣聞大王
來游來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田不租。是倉
廩空虛。賜臣無徭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
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
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嗚呼。自高祖之良法。
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
之間。選廉。繼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為抑橫。政修農事之本
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
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之。

豢龍解

朱伯賢

龍非可豢也。豢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小大致雲雷。
澤下土。神變莫測。豢養何如焉。豢養得加之。則非龍矣。昔舟
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蜿蜒長七尺。魚身牛首。鰓角鱗甲。爪
牙鬚鬣。具如龍。舟人以木穿窰其中。置海水以豢養之。將獻
京師。且曰。初為魚。網得之。若龜。龜魚。豔然。吾固知其為非龍
也。天下大獸。五鱗之長為龍。而龍有神。不神不足以長物也。
羸之長為人。而人有聖。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非
也。聖斯全人矣。以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
惑。則龍不可以豢養得。故曰。人無慾。猶龍然。作豢龍解。

國朝

拙逸解

劉基

滙落先生蓬廬葺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
 口食已則卧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為
 拙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駉駉駉
 困于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矍然而起無能取于
 其涂窺堦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
 地抱智含仁挺為物先出類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為民
 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蜚乃翼以臣以鄰公侯伯子岳
 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鑿莫不有能以用于時
 吁嗟先生獨何為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荅公
 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則冲天三年

不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禮。宵坐肆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為公為卿。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鐘。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于山石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哈仰。肩而嘆。吁。却立而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鐮不可以樹墻。王良不疆。驚駑駘以驟服。而匠石不責。樸櫟以棟梁。公子過矣。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請有之。曰。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鵠拮据。鳴鳩養雛。蒼鷹搏鹿。螻蟻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暖席。墨却雲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死于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沈竈產龜之難。亦不與焉。巧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皞之熙之。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于予心。無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卧。順天之生。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七儒解

宋濂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
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
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盛信以結之。夫是
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淵海。莫
不擷其玄精。嚙其芳腴。搜其闕逸。畧其粗滓。約其枝蔓。引觚
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
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
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鷲寡言。逆料事機。翼然
凝然。規然幽然。漆之然。逮之然。察之然。獵之然。千變萬化。不
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
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
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
畧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
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
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
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世表。而人莫得
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
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
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
質。纖巧斷補。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
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
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

也。率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

調息解

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越西有仙華生。遯跡林垆。槁木其形。儲思於玄元之域。游神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夫尸蟲未戢。龍虎未攖。金鼎未固。流珠未明。悵鶴駕其已遠。羃行雲於紫城。於是謁玄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粵之罇。秦之廬。燕之函。胡之弓車。雖號淺藝。皆承師資。況以大道之粵。百靈之腴。琅笈有所秘瓊。簡有不書。先生葆乎玄則鍊乎真。滋幸啓其隱。為予詔之。玄素先生曰。上堪不與。二氣與俱。漚濤必第。鴻網傑池。運行不已。誠信以時。日以里記。九十萬餘。苟信其素。災異絲絀。維人之生。法乾之樞。肖坤之儀。委清受寧。發神吐竒。晝動夜旋。綿延若絲。一萬

三千五百有畸執神之麾幹精之義其入則喻其出則嘔莽
尔勿驅迅焉勿馳勿抗而崇勿按而庠純乎玄潛益如春熙
儻失其養朋慮所逐焦火凝冰淵淪天飛恣睢無際涉歷渺
漭斧斤日加貞陽則罷生方有志於玄學蓋慎所之仙華生
曰息之宜調則既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玄素先生
曰善哉問也夫千草之木絲溶劑蒸上摩雲漢者以其根也
百川之水死渾膠鑿東達滄瀛者以其源也息之在人也亦
然離之幽之如器斯感旭之許之如橐斯鼓不西不東宅于
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通不下不上混然無象潛與神符豐
融肝鬢所謂太乙之精中黃之宿水火之塊坎離之門神靈
之所營太和之所蒸皆於是而大凝郵鄂既立陰陽闔闔元
嬰載皇與焱襄羊亦媿如滿卮平玄明以九儀為車以六氣
為轅策玄應而週流從天地而長存不亦侈且騫歟然而神
有弗受人有所疑上智聞之方行弗隳下愚聞之斥以為非
或流旁蹊忘彼九植十架七基八石六芝烹汞煎鉛噉津茹
脂有一于此命其殆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以無為仙華
生曰質具陰陽數分生死譬諸晝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
母乃與造化戾耶玄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耶曷為不
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天地參一氣乘之並立而三天地久
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非其道尔西河蒯公汝南爰支九息
青谷三鍊赤湏若斯人者皆闕世靈長而不少衰燦火遇風
其銷必疾玄石沈淵千齡不泐嗇精歸室久視弗惑生不見
夫玉靈乎閉氣內食以存其息浮游迴光靡所傾側况有至
靈而不物於物者乎生過矣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

美美至美予竊聞之雨露之所潤功存度量君子之所志澤
及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乘政機使陰
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則其所調又不止一己之
私若是何如玄素先生嘖然而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
乎旨哉仙華生退於是次第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釋真解

貝瓊

或問予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為聖人也奈何曰庖
犧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
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
皇脩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以明綱
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
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矣為不可也

曰又各有所當也按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便教焉死則以為
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
禮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禮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
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曰合
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舜
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合也是唐虞與周所
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
王取舍各異周公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唐武德間亦以
孔子配周公至夫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
宜享王者之祀於是後周公并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
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

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
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
人若禽獸。然寒無裘。者無葛。飢無木食。渴無谷飲。無五穀以
為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其死。所處或巢。或穴。無上
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
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為道始備。
此眾人疑其不祀三皇矣。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
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
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并
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聖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之所
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王之宗主。萬世之
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
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夏
韓柳諸祀。可考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
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
夷狄尊之。爵以文宣王。門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
執鎮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晟舞。六佾於庭。其
所以尊孔子者。又豈以是為。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
祖及公。萬乘過闕里。拜其祠。漢高祖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
其禮。論者亦不以為過。是百代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
人之私見。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
之上。不足以褒其功。而孔子為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
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為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于虞
廟。祀禹於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周學。舜禹湯文得以

祀于學而不得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周王天下
四代故祀舜湯之王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
之言詳三皇孔子其意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
以佛氏之苦空寧或氏之荒唐恠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
臺廣殿擬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
而領之於醫不亦褻乎曰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
理固有未盡者宜受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
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于
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

新編皇極經世一

